



小說世界叢刊
野人記第七編

記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野人記 第七編

覆巢記 上冊

第一回 大地龍蛇鴛鴦折翼 烈風雷雨人虎爭雄

德軍營長史鄴圖姓弗烈名在黑暗的森林中走著，頭上的汗珠直滾下來，一齊積在他肥胖的雙頰同頸子上；後面跟着他的副官，同一個鄒思少尉。他們背後，就是一小隊本地的運輸兵。可憐跟了這三個德國兵官，一些好處得不到，鎮日價在森林中亂闖，累得他們筋疲力盡，稍微走慢一些，那班士兵也學着他們白種領袖的樣，用刺刀尖同槍托，向他們身上亂戳。這些人本來不是正式運輸之人，附近村落，聽見德兵入境，早就望風而逃；史鄴圖沒法，只得沿路拉夫，拉到幾個是幾個，因為沒有正式輸卒，心中憤恨，就把一腔怒氣，發洩到這幾個人身上去。一路

上催趲着進行，鬧得這些人個個體無完膚。不過白種人只有三個，其餘都是荷槍實彈的士兵，又在非洲中部，卻不見他們絲毫反抗，這些土人的服從心，卻也真不可及。史鄴圖的軍隊分作兩隊，一隊先驅，一隊斷後。先行隊前面的嚮導，是兩個蠻族，用頸練將他們牽聯着鎖住，在前面開路。他們都是普通嚮導，落在葛爾都手中，葛爾都烙上火烙印，派他們來做嚮導。身上同那些輸卒一般，也是遍體鱗傷。那時正是一千九百十四年秋間德國大軍蹂躪比利時全境，同時非洲也發生戰禍。這兩個嚮導雖不敢顯行反抗，蠻族中人愛護同類之心，卻比文明社會中人來得真摯，不忍引狼入室，傷害同種之人。因此一上手，就裝着不知方向，帶着這一隊兵，向荒僻森林中亂走。等到身入重地，歸路已迷，史鄴圖等方纔知曉，已竟無及。那時雖是想收拾這兩個嚮導，只因他們自稱所走的是條捷徑，再走幾天，準可達到他們目的地，知道他們也跑不了，暫且寬恕他們一次。不過林中獸跡縱橫，走着走着，常常遇見犀象之類，出外飲水覓食，夜間獅虎呼嘯之聲，亦常在肘腋，把這一行人嚇得怎麼似的。不料走了幾天，忽然森林外現出一片絕大的

平原這一下不但使史鄴圖等滿意，連嚮導也覺得呆了。在史鄴圖等在黑暗森林中走了不少日子，所有雄心都已灰冷，不料林外天日晴麗，細草蒙茸，綠樹扶疏，長河蜿蜒，從林中看去，簡直同公園天國一般，不覺都笑逐顏開，互相慶幸。史鄴圖同他副官都用望遠鏡向前偵視，看了一回，欣然向副官道：『我們真是幸運，你看見沒有？』說着，用手向平原中央一指。副官依着方向，仔細一看，放下遠鏡，恭恭敬敬答道：『看見了，是一個英國人的莊子。一定是格萊頓的莊子，英屬東非洲的這一部，只有他有莊子在此，沒有別人。這樣看來，我們真是微天之幸哩。』史鄴圖道：『我們來得迅速，諒來他還不知道英國也加入戰團。我們不妨趁他沒有提防，先給他嘗嘗我們辣手。』副官道：『我們此刻希望他在莊上，若是前去將他拿住，押上那羅壁陸德大營去，他看見史鄴圖營長拿住了著名的人猿太山，作為戰時俘虜，一定要特別升賞的。』史鄴圖聽了這幾句頌揚，渾身輕鬆起來，笑着道：『朋友！你講得不差，這一次功成，你們一般也有好處的。不過陸德將軍此刻已向夢柏砦出發，我們帶了俘虜去追，能在半路上追着纔好。可憐那些英

國軍隊，還沒有過印度洋哩。」說着，指揮他手下一小隊士兵，向太山莊進兵。那時不幸太山父子都不在莊上，莊子上只有琴痕一人。他還不知道英德已經宣戰，見有德國兵官帶兵前來，趕忙歡迎。還吩咐手下華齊禮人，準備筵宴犒師。按下不表。太山因為不能避免的公事，赴非洲極東之處勾當，在那羅壁地方得到戰耗，知道戰事一起，德兵一定要來英屬殖民地騷擾，自己莊子孤立無助，非常危險，星夜趕回來，想接取琴痕向安全之處暫避。他是個反對戰爭之人，很不願意墜入漩渦之中，那時還帶着一小隊武士同行，那些人都沒有太山矯健，走得很慢。太山歸心似箭，只得將他們扔下，自己單身西行。走了一程，因為要取便利，索性把衣服悉數剝去，赤身而行。他的一顆心只在琴痕身上，深怕遲了琴痕要受驚恐，所以如此。等身上衣服一去，他也不再自命為英國貴族，仍舊把自己看作人猿。所想救的，也不是灰石爵士夫人，是個母猿，這個母猿，是自己拚生捨命奪來的，現在為謀安寧起見，不得不拚生捨命去救他。那時太山的形狀，煞是凶猛。若是英倫貴族院中同僚見了，不知要怎樣驚愕哩。旋風似的，在林上走着，只有樹中的

獼猴認識他，知道他是從前雄長森林的白猿。那時那些獼猴都已衰老，但是見了太山卻沒有不認識的。有一頭獅子，上一天晚上獵到一頭野豬，吃了一半，已經果腹，就倒在一邊酣睡，聽見太山過去，把他驚醒，閃眼一看，認得是他的仇人。那兩只黃而帶綠的眼珠裏光芒閃閃，擺着長尾，有些生氣。這些林中獸類對於他的狀態，太山雖是匆匆過去，沒有觀看，卻沒有不知道的。雖入文明社會，已經多年，視覺嗅覺聽覺，都與從前一樣。獅子沒有看見他，他在遠處早就嗅到林中伏有獅子。就是獼猴等，啾啾唧唧的在那裏議論他，他也聽見。不要說是獼猴聲音，就是深林豐草中的蛇蟲往來，他都聽得清清楚楚。不過太山的知覺縱然靈敏，究竟是個人類，他的能力所及，不過在一方里之內，一方里以外，就沒有效驗了。就以精力而論，究竟是個血肉之軀，非機械可比，走得辛苦，一般也要稍事休息，腹中飢餓，一般也得籌劃充飢物品，這樣一來，他的行程就遲緩了許多。好容易這一天到了莊子附近森林之中，匆匆出了森林，站住脚步，向平原中自己莊上看去，纔一注目，不覺呆了。雖是相距甚遠，看不清楚，覺得莊上已經發生巨變。因為莊上

倉房，已成平地，莊上煙突中，也不見煙影。暗暗叫聲不妙，飛步向莊上走去。脚下走着，各種危險的景象，業已在心中表演出來。到了相距不遠之處。看見自己藤蔭低罨的宅子，杳無人跡，倉房已成焦土，部下人從屋也沒有了，園圃馬廐也空了，人獸之尸，狼藉於地，許多鷹隼在那裏啄食遺骸，見太山過去都飛騰長空。這一嚇，嚇得太山毛髮森如，定一定神，硬着頭皮走進莊去。在起居室中門上，看見華新保的死尸，血肉狼藉，給一把刀釘在那裏。這個人就是義僕莫維洛的兒子，這一年來，派他做琴痕的侍從衛士，不料他如此收場，心中非常慘傷。放下死尸，推門進去，室中椅榻几案，全都倒地，地下斑斑駁駁，都是血跡，牆上器具上，也都印着不少血手印，一望而知，在這一間屋中，有一場血戰。鋼琴邊也倒着幾個華齊禮人死尸。起居室那一邊，就是琴痕臥室。室門之外，又有幾個部下衛士尸身，倒在那裏。臥室的門還關在那裏，想起門內不知還有怎樣的慘象，饒是太山那樣的英雄，也有些膽怯，覺得那扇門不開，還有許多希望，一開之後，就是完了。所以站在室中，呆了半天，低着雙肩，模糊着兩眼，好久好久，纔慢慢一步步挨到門邊，顫巍巍

用手握住門上的握節，沈吟一回，忽然把腰一伸，昂着頭，把門推開，走進那一間畢生心愛人住的房中去。一眼看見床上伏着一具枯焦的死尸，咬緊牙關，走過去到榻前站住，雖是眼中並沒有淚珠滴下來，野蠻似的腦筋中，卻非常錯亂。低頭看那死尸死得非常可慘，燒得像枯炭似的，面貌已辨別不清，低身下去，抱了起來，仔細一看，心痛欲裂。在起居室中已經看見地上有一支德國火槍，一頂踹破染着血蹟的德國軍帽，明明知道這是德國人幹的事，還希望這懷中抱着的死尸，不是琴痕。不料一眼看見死尸手指上，黃澄澄的帶着一枚指環，正是琴痕的東西，只纔絕望。淒淒涼涼的抱着死尸出去，在琴痕生時心愛的玫瑰花叢，挖了一個坑，把琴痕埋下，掩上泥土，築了個墳。把那些忠心保衛琴痕而死的武士，也附葬一邊。諸事停妥，稍事休息，在屋邊找到許多新築的墳墓，挖開來看，裏邊埋着的都是德屬非洲的士兵，認明白軍服上的肩章，知道是德國第一師——旅中符號。自問與非洲土人，向無夙怨，一定有白種長官，在那裏指揮。既經認明符號，諒來去找尋仇人，也還不難，主意已定，折回玫瑰花圃中，站在給德兵蹂躪得落

英滿地的琴痕墓前，呆呆的低着頭，喃喃同琴痕訣別。站了一回，看見紅日將次西沈，找着德兵足印，追蹤而往。那時太山腦筋受刺戟過甚，簡直同受了創傷的野獸一般，雖是沒有淚痕，心中卻異常苦楚。喃喃的只是說着：『他是死了！他是死了！他是死了！』這一句絕短的句子，吐將出來，吐一次，腦筋上痛苦一次，雖是痛苦，卻還是喃喃的說着，越是如此，報仇之心愈切，尋找仇人足印，越是清楚，保護自己避免森林中危險之意，越是謹慎。到了後來，悲悼不已，又生出敵愾心來，覺得不但殺琴痕之人，固然可殺；就是他的同類，也不能寬恕。因此不但德兵可恨，連德國全國之人都恨將起來。這個思潮一起，忍不住昂起頭來，向着長空皓月，詛咒那些無惡不作的德國暴徒，毀壞他安樂家庭。連他們祖先子孫，都一齊罵在裏面。還舉起兩手，立了個誓，從今以後，立志殺敵，除死方休。立誓之後，覺得精神爲之一振。他自從琴痕死後，百念俱灰，現在有了殺敵的這個目的，知道前面事業要自己處分的很多，頓時精神抖擻起來。太山的爲人，本來生長獸類之中，於文明社會禮教，非常嫌惡。這幾年來爲着深愛琴痕，不能不強戴着文明面具，與社會

上周旋；心底裏卻酷愛自由。現在琴痕既已去世，可以無需再去取媚世人。打算把從前爲琴痕裝點出來的各種文明狀態，連着衣服，一齊拋棄他。因爲從太山目中看來，文明的這一件東西，足以剝奪種種自由，一切言語思想，動作，連着一個人的愛憎，都受他的約束。他所最憎惡的，第一件就是衣服。穿了上去，既不舒服，又是難看。看了衣服，就使人想起束縛人自由的繩索來。平時看着倫敦巴黎的人，寬衣博帶，在他們未常不自以爲美觀；在太山看來，卻非常替他們難受。常常覺得文明社會上，有種種作偽舉動，這衣服就是一種作偽的標記；不然，人身四肢百骸，是上蒼照着自己的狀態所構造，有什麼可羞之點，必定要用衣服去遮蓋他呢？在歐洲時節，太山去看那些豢養百獸，教他們演戲的地方，常常看見那些下等動物，給他們矯揉造作，硬給他們衣服穿，太山很替他們羞恥。對於人類，也是一般。太山從小所見那些野獸都是不穿衣服的，所以有此心理。他生平最豔羨的，是一身強健的筋肉，同沒有絲毫缺憾的軀幹。有了這兩項，無論是人是獸，都足以使他欽敬。千思萬想，想不出何以穿上衣服，會比不穿衣服來得美麗的理來。

還有一件最足以使太山反對的，是凡是挂着文明幌子的人，沒有一個不是貪殘，自私，橫暴的。覺得他們的心地，反沒有自己生長之處那些獸類的光明正大。縱然自己的妻子，同幾個刎頸之交，都是文明社會中人，不能一概抹殺；不過除去這幾個人以外，簡直沒有一個可以深交之人。現在琴痕既死，文明社會已無可流連，悲悼之心，因為可以恢復自由，反而稍減。就着現有裝束而論：左股上懸着他父親遺傳下來的一柄獵刀；那張長弓，同一壺利箭，斜跨肩上；還圍着一條長索，這條長索，從太山看來，當他衣服一般，若是不帶着走，就同我們穿着汗衫在大街上往來一樣，非常難受；另外還有一支極重的標槍，這支標槍，不是握在手中，就是用一條繩縛在背上。本來他還有一枚鑲嵌鑽石的金匣，匣中藏着他父母兩人的照片，上面綴着一條金鍊，小時常常挂在頸上，後來因為敬愛琴痕，在未結婚前，已經將他贈給琴痕，表示自己敬意。從此以後，這件東西，常在琴痕項上挂着，太山自己就沒有了。在發現琴痕尸身之時，尸上並沒有這件東西，諒來已給殺人的凶手刦去，因此太山此番出外，跼緝凶手以外，還抱着追尋這件東西的志

願。那天走了半天，覺得有些疲倦起來，知道此番追緝之人，聲勢極大，要報這個仇，不能專恃膂力，也不能計較時候。好在自己是個無拘無束之人。只要能報這個仇，遲一天半天，都不在乎。並且在森林中的動物，只計算現在，並沒有將來，現在的時分，非常寬廣，今天有現在，明天也有現在，何必一定要急急呢？只用抱定一個復仇目的，遲早一定可以達到的。在先心中給悲悼之心迷住了，還不覺得疲乏，現在主意已定，頓時疲倦起來，揀了一株極大的樹，縱身上去。剛上樹頂，看見天上有許多黑雲，飛也似過來，把月影遮住。太山知道有大風雨來了。那時天空似墨，林中萬籟悉寂，時時有猛獸往來之聲，若是換了我們在這種時候，宿在這種地方，不知要嚇到怎樣，太山却一些不怕。雖是如此，却非常謹慎，遇到有猛獸走來，他必定先行躲開，在尋那大樹之時，一次遇見前面有一頭獅子在那裏蹲着；又有一次，撞到一頭犀牛，都給他先事預防，躲開了。等到了到了那株高樹上，那時月光盡入雲中，風聲怒號，吹得森林中的樹頂，像萬馬奔騰一般，把林中別的聲響，悉行罷住。這株樹是太山常來休息的，在一個樹杈上，蓋着個很安適的小巢。雖然

天昏地黑，看不出什麼，却還知道方向，一納頭逕向那樹杈邊攔去，剛到跟前，鼻觀中嗅到一般氣息，倏地站穩腳頭，又用鼻子一嗅，叫聲『慚愧！』趕忙向下面一蹤，蹤上一株橫枝，從那株橫枝上，又攀到別枝上去，幾次攀援，去那個樹杈已遠。諸君看到這裏，一定要問太山究竟爲了什麼，這般驚惶失措？不要忙，聽我道來，原來太山走到樹杈邊，就嗅到一股虎味，仔細一聞，果然不錯，所以匆匆走了。現在已到樹杈上層，還聽見下面有猛虎咆哮之聲，從上面望下去，我們雖看不見，太山却看得清清楚楚。原來他常行休息的巢中，伏着一頭猛虎，到了上邊，知道猛虎已無能力追來，聽見那頭虎在下面咆哮，太山咽喉中也發出一種很低很嚴肅的咆哮聲音來。這個咆哮，是警告那虎速行退避，這是人猿太山巢穴之意。不料那虎一些不肯退讓，反把猙獰的臉仰起，向着太山怒目而視。惹得太山勃然大怒，慢慢順着樹枝溜下去，到了緊對下面猛虎伏着的枝上站住，一手握着那柄獵刀，這柄獵刀，從前太山仗着他稱霸森林，不知殺了多少仇敵，不過遵照森林公例，不是爲獵取食品，同排除情敵，輕易不許殺害生靈的，若爲着意氣用事，只許

虛聲恫喝，苟其不得已爭鬪起來，最好是用爪牙兩項，當時太山想用虛聲嚇掉他，故意把身子俯下去，大喝了一聲，激得那虎直坐起來，泚着牙望着太山。那時人虎的臉，相距不過幾尺；太山又咆哮了一聲，用刀背在虎頭上打了一下，用猿語喝道：『我是人猿太山！這是太山的巢穴。快走！不走，我要殺你了。』他的話，那虎雖是不明白，却也知道這一頭沒有毛的巨猿，想攆走他，搶他這最好的地盤。從虎目中看來，這個地方非常安穩，還可以在此靜待別的動物前來送死，因此捨不得走，奔雷掣電似的，把身子向後一挫，舉起巨爪，向太山臉上抓去。這只爪非常鋒利，若是給他抓住，準要把太山的臉抓個稀爛。不料太山早就預備，等他抓來，早就躲開。那頭虎抓不着太山，纔站住腳，太山的標槍尖早向他面上刺來，那虎却也利害，一扭頭早給他躲開了。戰端一開，人虎兩個又對吼了一回，一遞一聲，愈叫愈響，激得那虎狂怒起來，站住腳，把身子一縮，想撲上樹去，捉拿太山下來。不料剛要上去，太山標槍又向他面上刺來。試了幾次，都是如此，沒法想，心中又怒不可遏，繞着灣徑向太山站的枝上爬來。看看相距不遠，既不知道太山本領，看着

太山爪牙都不鋒利，還以為今天這一仗，一定可以佔取勝利，不但可以報仇，還可以飽餐一頓。不料一上那株樹枝，人虎分量太重，那株樹枝，慢慢向下沈去。虎向前一步，太山向枝頭退縮一步。那時風勢更猛，林中的大樹都吹得亂晃，何況橫枝呢？天色昏黑，時見電光，太山一壁退着，一壁還趁着電光，用標槍刺那虎臉。激得那虎直向樹頭追來。起初還容易走，後來風勢愈猛，樹枝愈細，臉上又受了不少槍傷，有些支持不來。太山知道時機已到，趁着一個霹靂，狂喊一聲，挺着獵刀，直撲上去。那虎嚇了一跳，站住腳，等候太山。太山知道他爪牙利害，遠遠向上一縱，輕輕縱上虎背，舉起獵刀，向他脅下刺去。那虎被刺，又氣又痛，不覺發起狂來，大叫一聲，直掀起來，想把太山掀下地去。不料沒有把太山掀下，自己的身子却往下直落下去。想抓住樹枝，已經無及。只聽得唵喇喇一陣亂響，連人帶虎，落下地去。太山知道這是生死存亡關頭，既經到此地位，不能不為生存競爭，等虎落下去，他緊緊勾住虎身，虎落平地，像貓一般，張開四爪，一些沒有受傷。不過他背上壓着一個太山，把他壓得伏下地去。太山趁勢，又把獵刀向他脅下刺了一下。他拚命

想掙扎起來，纔站起來，又伏將下去，不多一回，太山在他背上，覺得他已經絕了喘息，知道是死了。那時雷電交作，雨下如注，太山起來，用腳踹住虎，仰起頭來一聲長嘯。這是巨猿們告捷的常例。既經逐掉侵佔自己巢穴的敵人，目的已達，在樹下採了一大捧鳳尾草，冒着雨爬上樹去，在那樹杈巢中，先鋪了鳳尾草，躺下去，在身上也蓋了些，以避風雨。纔闔上眼，在烈風雷雨之中，竟鼾鼾睡着了。

第二回 探邊營拋燈驚敵帥 雪遺恨俘虜喂山王

那雨足足下了二十四小時，最大的時候，奔騰澎湃，同潑下來似的。這一鬧，等雨止之後，所有林中足印，都冲刷得乾乾淨淨。天明就道，太山又冷又急，止不住咆哮起來，在林中走着，同失了羣的猛獸一般。森林中動物，給大雨一淋，本來一個個都在那裏打戰，嘈嘈雜雜的在隱僻所在擠着，見太山聲勢洶洶的撞來，都有些害怕。不但獼猴們吱吱喳喳的到處亂竄，就是獅虎們

都不敢出頭。等到紅日東升，太山身上給矇矓日影一射，纔有了些暖氣，精神慢慢恢復過來。饒是如此，抱着毀室之慟，志切復仇，還是怨氣冲天。認定方向，往南追趕，想訪尋德人蹤跡。到了德屬東非洲吉林曼嘉羅大山西面，怕有不測，繞大灣走山的南麓，想依着鐵道，向丹喀去。這也是太山同人類社會周旋，得到的經驗，知道劫掠太山莊的這股德軍，要歸入大隊去，一定藉鐵道運輸。找到鐵道，或者可以得到一些消息。走了兩天，在吉林曼嘉羅南坡，隱隱聽見東方有些重礮轟擊之聲。那天午後，天氣本來不好，長空中密佈着濃雲，纔經過一條極窄的山峽，已經有一點兩點的雨點，打上他赤裸裸的肩上來。把頭洒了一洒，咽喉中咆哮一聲，因為前幾天給大雨淋够了，想找一個避雨之所。不過出了山峽，礮聲越發清楚，知道英德兩軍正在激戰，很想兼程前進，看個下落。一念想起，前面同德人交仗的，是自己本國人。愛國心殷，很是覺得榮幸。不過轉瞬之間，又搖着頭喃喃的道：『不對！人猿太山並不是英國人。因為英國人是人類，太山却是個白猿。』雖是這般說，想起前面捨命同德人爭持的軍隊，煞是可敬。就是自己厭惡人類，也不能